

● 岁月回眸

在《游击队歌》的鼓舞下

伍想德

我是1953年秋考入邵阳市循程中学(现邵阳市第六中学)的,这是音乐大师贺绿汀家族兴办的学校,时任校长是贺绿汀的侄儿贺漆心先生。学校坐落在马鞍山下、邵水河畔,东南方被翠绿的油茶山环抱,北面古树参天,我的梦想从这里起飞。

一开学,音乐老师朱健人就教我们唱《游击队歌》,并向我们讲述贺绿汀的故事。贺绿汀是邵东人,在循程学校读书,在上海音乐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和从事革命活动。日军侵犯上海后,他和当时的进步文化人士一起加入救亡演出队,到达山西为八路军办事处战士演出。指战员指着一门大炮告诉他:“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。”他在部队的所见所闻,化成了激越的旋律,很快写成了《游击队歌》。歌曲写成后,首先为八路军高级将领演出,朱德、任弼时、刘伯承、贺龙等热烈鼓掌。朱德说:“这首歌实在写得太好了,写出了战士的心声,写出了我们游击队员的英勇气概。”贺绿汀带着演出队,冒着敌人的炮火,到最前线为战士们演唱。这首歌很快唱遍长城内外的抗日战场。当在延安八路军总部礼堂文艺联欢会上演出《游击队歌》的时候,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毛主席握着贺绿汀的手说:你的《游击队歌》写得很好啊!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,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。

朱老师讲的贺绿汀的故事刻印在我们心里。朱老师教唱的《游击队歌》经常响彻校园,这歌声鞭策我们奋勇向前,一批一批学生考上了军校。我因为有了《游击队歌》的激励,大学毕业后走进了军营,从普通一兵成长为排、连、营、团军官,直到师政治部主任。

母校校风极严。校长贺漆心先生身材魁武,戴一架金色眼镜,很像一位严肃的长者,又像一位慈祥的爷爷,他经常利用周会在大礼堂给我们讲公勤实勇的学校精神,讲本校读书成才的学兄。在他的带领下,学校里有一批治学严谨的导师:语文老师李一枝、李红要求我们对词语解释和课文背诵一字不差;数学老师张凤梧、唐济仁教导我们牢记数学公式,精确无误做好习题;理化老师邹祖文、陈腾甫要求我们弄懂理化原理,做实验一丝不苟。清晨我们捧着书本,爬上茶山,背诵课文。每当半期和期末考试,我和肖又清、贺震陆等组成复习小组,钻进茶树林,不管头上蝴蝶飞舞、蜜蜂嗡嗡叫,我们都毫理不睬。

在《游击队歌》的哺育下,母校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。记得46班有位姓胡的同学得了危重疾病,需要输血。贺老校长在广播里一号召,立即出现了献血的长长队伍,最后挑选了高年级张济众等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学献血,

挽救了那位同学的生命。我们45班有位孤儿,母校给他甲等助学金,全免了他的学费。临近毕业的时候,我班有位叫邓帮庆的同学家庭困难不读书了。班主任邹祖文说:“决不能少一个!”立即派我和同学刘团芳,步行一天到邵阳县塘渡口把邓同学找了回来。学校和班里同学出钱帮他毕了业,使他考上了湘潭电机学校。

更使我永生难忘的是恩师李洪树。他是母校的团总支书记和政治老师,当时他有三个儿女,师母没有工作,就靠他那点工资为生。我家在农村,四个兄弟姐妹都上学,本来就困难,加上学校保送我到市一中,我家真是无能为力了,开学了迟迟不能报名。他教育我“要像游击队健儿那样坚持下去,才能成为有用人才”。他给了我当时不是小数的“拾圆”钱,并以他的名义写了一张欠条给市一中的总务主任熊启凡,让我进了市一中的大门。后来天冷了,他看到我只穿一件单薄的衣服,当他知道我“个子长高棉衣穿不进了的时候”,又给了我“伍圆”钱,叫来了比我大一点的女同学李淑鑫,陪我去做了一件一面蓝一面黑的面面穿的棉衣。这件棉衣陪伴我念完高中,读完大学,直到换上崭新的军装。

《游击队歌》使母校充满同学情、师生爱,使我们时刻牢记报效国家,服务人民。

(伍想德,原邵阳市常委、宣传部部长)



● 漫游湘西南

南山草原

黄三畅

傍晚时分,车子过了陆定一写过的“老山界”不久,在南山镇街道的端头不得不停下来,我们的前头,阻住了好几辆车。原来,这些车的前头,走着一队归牧的奶牛。瞧它们,黑底白花的身子十分壮硕,步履蹒跚,神态悠然淡定,一副“急什么”的样子。耐心地等它们在马路上直行了一段再去了左侧的岔路,车才鱼贯前进。我觉得这些奶牛霸路很有意味,这里毕竟是牧场啊,是出产牛奶的地方,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!

晚餐之后,我们一行到街上去观光。时今是七月底,正是大暑期间。动身前就听说这里风大,晚上气温比较低,须带长袖衣服。果不其然,出了宾馆的大门,就觉得山风阵阵,还真颇有凉意。一行人往街上走,凉风拂着脸庞,撩着头发,掀起衣襟,这种惬意,进入盛夏以来是久违了。往前走,渐觉风不那么纯粹了,有“异味”,是好闻的“异味”,“异味”里有奶香和烘烤肉类的香,嗯,这种肉类应是羊肉。果然走了不远,就看见街道边有一个烤箱,烤箱右边有一个摊子,上面有羊排、羊腿、羊头、羊杂碎,还有羊肉串、羊肉火腿肠。烤箱左边则有一张桌子,已经有两个人坐在桌子边,一边喝牛奶一边啃羊排了。我们当然在咽口水,但晚餐吃的也是烤全羊,肚子还装不下啊!就只是饱眼福,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观摩。

烤摊后面是商店。观摩了几个烤摊后,我们就进入一家商店。商店的货物种类不多,但很丰富,主要是羊奶制品,奶酪、奶糖、奶汁、奶粉……包装不同,型号也不同,但都冠以“南山”之名。我们又走了几家,也大都如此。嘿,在奶的世界流连,闻着似有似无的奶香,感觉还真不同。走到街尾,我们终于敌不过诱惑,就着牛奶吃了一顿烤羊杂碎。

第二天早饭后,我们去牧场一个重要景点——紫阳峰。车在紫阳峰不远处的停车场泊下,下了车,就见路边有不少高头大马。马的主人来招徕生意了:骑马去紫阳峰,既快捷,又有趣。一对恋人上了马,搂抱着,卿卿我我;两个闺蜜也上了马,手搭肩,嘻嘻哈哈,马蹄声声而去。其实,步行也只是二三百米而已。

紫阳峰很快就到了。登上几十级石阶,来到峰顶的亭子上。我的感觉是,这里是整个草原的中心。四围都是与这一座相似的绿色山峦,坡度平缓,山脚至山顶线条柔曼,也无险崖陡壁,偶有皱褶,那是大自然随意任性的手笔;山顶无峰,圆迤滋润。就这样,峰峦一座连一座,无规则又似有规则地四散蔓延开去,其间也有公路斗折,神龙见首不见尾;也有闪耀着白光的高山溪流和湖泊……边际则是蓝天白云了。突然联想起大海的浪涌,这也是山的浪涌啊,远远近近地看上去,觉得它们也在风中涌动。其中有一面,每隔几座山头还屹立着一尊白色的巨人,那是风力发电机,是高山草原浮雕上凸显的现代化细节。

好了,到亭子外面去,在草地上坐一坐,与翠绿的草和点缀其间的黄色红色的花亲近亲近。哟,对面山包上,有几条牛从山那面转到对着我们的一面来了,都在啃草。看得出,它们是那样安然、娴静,又是那样兢兢业业。是呀,不兢兢业业,肚子不充实,哪能挤出奶汁?突然又想起,当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,王震就感叹,好一片高山草原!以后革命胜利了,一定要在这里办牧场!这种为人民谋福祉的美好理想得以实现,凭的当然是人力,抑或还有天佑吧!

下了紫阳峰,我们又去“高山红哨”。“高山红哨”也在一座山峦上。看介绍,知道这里曾有一座哨所,是广州军区1963年时为了国防需要而建,有兵员驻守,担任防空任务。1969年10月1日,哨所驻军代表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,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,哨所也被中央军委誉为“高山红哨”。

“高山红哨”靠小镇的一面有一条石级路,那是当年为哨所战士上下岗和当地群众给哨所送粮而修的。下山时,我和几个同伴不走原先上来的大路而走这条小路,算是“重走红哨路”吧! (黄三畅,武冈二中退休教师)

太行山风光
雷洪波
摄

● 六岭杂谈

自考往事

杨兰芳



我读师范二年级那年,自考兴起,通过自学考试,可以拿到专科、本科文凭,进而可以考研,迈入高等学府。这对于我们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被迫选择中专的莘莘学子来说,真是一个天大的好事,大家奔走相告,竞相报考。

自考设置的专业比较多,有中文、英文、法律、财会等等,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选择,每一专业的课程十几门不等。每年春秋两季,各有一次考试,一次最多可报考四门课程,六十分即过关,通过一门就可以从教育局领取一张单科合格证。专科只要所有科目都过关了便可以拿到文凭,本科所有课程都过关之后,还要到主考学校进行一次论文答辩,答辩过关了才能拿到文凭。

我们中师生的课程相对轻松,只要你愿意,便可以腾出大把的时间来学习自考课程,是获

取高等文凭的大好机会。但也有人懒得报考的,报了自考的同学,平时也不怎么努力。临考前十来天,大家才开始努力读自考书。早上,太阳尚未升起,鸟儿在树叶间里啁啾,漫步在美丽的校园里,随处可见双手捧着自考书读的同学。上课的时候,个别同学拿出自考教材放在课桌里面偷偷地看;晚上就寝,学校的熄灯铃响了以后,仍会有同学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自考书;有些同学双休日也不回家,躺在宿舍的床上看书。

考试的时候,那些付出过努力的人,做起题来洋洋洒洒,很快就能把试卷做完,然后自信地阔步走出考场。另一些读书吊儿郎当的人,削尖脑袋想各种办法作弊,要么把资料藏在口袋里带进考场,要么把重要题目的答案抄在手臂上,要么把希望寄托在别人递过来的纸条上……但那些小伎俩往往逃不过监考老师

雪亮的眼睛,轻则被警告,重则被罚出考场。

考试结果出来,往往是几家欢喜几家愁,有的同学所报考课程全部通过,他们满面春风,满心欢喜。大部分同学都是过一到两门课,他们往往是不喜不悲。个别同学一门课都没过,他们往往默不作声,当别同学谈论自考成绩的时候,他们就悄悄地走开。学习这事来不得偷奸耍滑,有一份付出才有一份收获。

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中文、法律等热门专业,我特别喜欢历史,所以我最初选的自考专业是历史。这是个冷门专业,选它的人特别少,因为考生少,连正规的教材都没有。我东拼西凑找来些资料,然后自学。两年后,十二门课程还差一门课程没过关,但不幸的是,历史专业停考了,我拿着那一叠单科成绩单,欲哭无泪。我只好改换成中文专业,从头开始,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,我拿到了中文专科、本科文凭,虽然没有进一步考研,但它对我从事的工作还是带来非常大的帮助。

前些年,中专学制完成了它的使命,逐渐被取消,走入历史的烟尘中。自考也渐渐冷落了下来,但它深深烙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。(杨兰芳,邵东市作协会员)

浑身全是泥巴,屁股也摔得钻心地疼。

即便如此,如果碰上连绵的雨天,黄花就会发霉,只能倒掉。看到辛苦摘回家的黄花白白倒掉,很多人会心疼得直掉眼泪,因为那可是自己下学期的学费和买新衣服的钱啊!

摘完黄花回家,疲惫的我们大多顾不上吃饭,马上赶到灶膛边帮父母烧火蒸黄花或晒黄花。待蒸熟的黄花晒干,便成了市场上销售的黄花菜。人们用薄膜袋或纤维袋把它装好,放在盛放稻谷的大木桶内或其他干燥的地方,待赶集时挑到集镇的供销社去卖或坐等人来收购。我的不少邻居,一年都要卖上一两千斤干黄花,按十斤新鲜黄花晒成一斤干黄花换算,意味着他们一年至少要摘上万斤新鲜黄花,其中的艰辛,可想而知。

“摘黄花晒的!”我清晰记得,每年九月份开学后,我的许多同学返校时面容总是又黄又黑,问及原因,他们都会尴尬地说。

(周志辉,任职于邵东市堡面前乡政府)

摘黄花

周志辉

还有蚊虫叮咬,整个人如在蒸笼内一般,热得喘不过气来。片刻功夫,口也渴得直冒烟,恨不得找口水井钻进去喝个痛快。除了热和晒,身上被黄花草或稻草等划烂留下的伤口,也被汗水浸得奇痒奇痛难忍。待把黄花摘完,衣服往往能拧出大碗水来。不少人都虚脱得直往地上躺,好半天才缓过来。

下雨天摘黄花,也很辛苦。头戴斗篷,身穿蓑衣(或尼龙雨衣),穿行在黄花地里,闷热难耐。背上装满黄花的背篓带,勒得早已红肿的双肩火辣辣地疼。此外,黄花地里的泥土雨后松软粘脚,鞋子上的泥越走越重;光脚走的话,泥土很滑,人一不小心就会摔个仰八叉,弄得

故乡曾经盛产黄花,那时的暑假期间,我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摘黄花。

黄花的结花期一般在七月至九月。在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段来摘黄花,其中的滋味可想而知。

“你这个懒猪,还在睡觉,还不快起来去摘黄花!”夏日的早晨,家里黄花多的户主往往不待孩子睡醒,就连连带骂把他们赶起来。他们一边嘟囔抹泪,一边跌跌撞撞地去摘黄花。

摘黄花是个抢时间的活,面对一垄黄花时,你要一眼能认准哪些是今天要摘的,哪些明天才能摘。判断好哪颗黄花可以摘后,反应快的,立刻伸手摘下。因手慢或眼不尖而挨骂或“讨栗壳子吃”,是家常便饭的事。我亲眼看到一个同伴的父亲“栗壳子”下来,同伴头上戴的斗笠就破了两个洞,疼得他直叫哎哟。

摘黄花挨骂挨打,不算什么,最难熬的是“双抢”期间,打禾插秧已经精疲力尽,浑身散架,还要在没有一丝风的中午摘黄花。此时,上有烈日暴晒,下有旱土炽烫,中有黄花草缠绕,